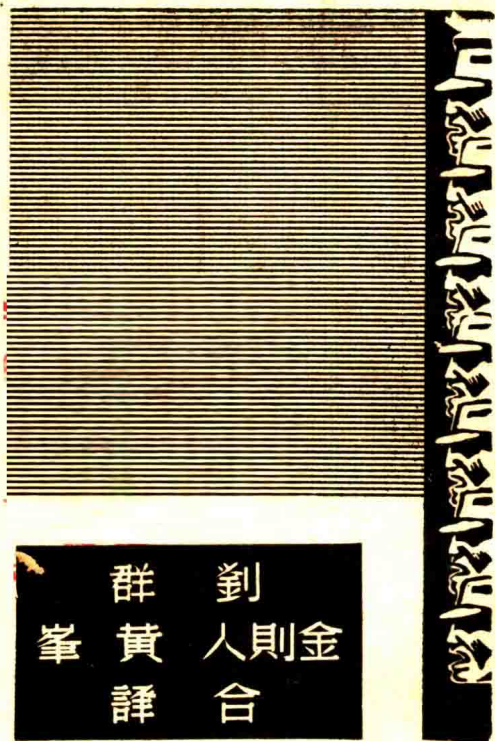


世界形勢展望



劉金則
人合
群黃
峯譯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世界形勢展望

G. H. D. Cole and Others:

What is Ahead of Us

柯爾韋勃等著

劉羣金則人 黃峯合譯

一九三九年一月 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廿八年一月初版發行

所 有
處 權

世界形勢展望（全一冊）

每冊實價五角（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柯爾·韋勃等

譯者 劉羣金則人黃峯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支店 重慶模範市場廿三號 梧州中山馬路 金華四牌坊

序言

這本書是一本集體著作，裏面的作家有的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有的是進步的自由主義者，一般說來，都是反戰反法西的中堅分子。這本書就是以世界的前途爲中心問題而論究現世界諸種傾向的作品。執筆者雖不止一人，但在這裏可以看出一貫的線索，即反戰反法西的同一立場。

劉羣兄生前常常提出這種見解說：「在言論不自由的惡劣環境下，與其用自己的著述來作正義的呼號而受到磨難，不如翻譯或介紹一些國際人士的名論，比較地有作用。」因此，我們時常要到西書店裏去翻翻看，有沒有什麼可介紹或翻譯的名著，某次，我們看中了這本書。

買了這本書以後，劉羣兄即從事翻譯；但是事功未竟，抗戰爆發，救亡工作把譯書驅至次要的地位，劉羣兄馬上離開職務，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主持戰時青年訓練班，接着

便自告奮勇地加入救亡流動演劇隊，不辭勞瘁地踏上征途，前往內地從事宣傳。但是不幸得很，劉羣兄就在這工作的途中，因過勞而染白喉，不治而死。

我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他的能力和英勇，我常常嘆息死去了他的損失。到今日為止，還有不少青年陸續來信請求他解決自身所遭遇的困難問題。但是劉羣兄死了，不僅文化界損失了一員戰士，青年們也失掉一位可以獲得幫助的朋友，他的死快一週年了，我想不出什麼法子來紀念他。

恰好他的夫人把這把部未完成的稿子拿來給我，翻閱一遍，雖然是去年的譯品，但在今日仍不失其時效，而且在幫助我們對現世界的認識上，有重大的意義。其中未譯的祇兩篇：即柯爾的『資本主義能够永存嗎？』和『人類永存的計劃』，而這兩篇又各有其特出的精采處，不可抹殺，現已一一補上。前者由我勉力譯出，後篇由黃峯兄譯出，這是需要指出的。就以這本書的刊行，作為對亡友逝世的一週年紀念吧！

金則人 廿七，七，二〇

後序

秋風裏，校讀一個亡友的遺稿，說不出是倍覺親切呢，抑還是倍覺悲涼！尤其是對劉羣這樣的卓越的人材，似乎更容易湧起一種不能自己的懷念和悼意。倘若他不爲勞作和疾病所奪去，那麼，他的豐富的生命力，當然是很有可能去完成他對於民族和對於文化所抱負着的巨大企圖，而他『竟死在二十四歲的中途，竟死在秋風八月的晴朝！』（這是我去年在病中聞劉兄客死常州時所作的悼詩中的句子）現在，我們只能看到這一部未完成的譯稿，這是他的最後手筆了，這是他的精力的一部分表現，我們該怎樣珍惜它呢？

當我細細地捧讀他的遺稿的時候，正像竭力要追索他的存在一樣。字裏行間，偶有筆誤發現，就隨時給以校訂，缺失處，也給修正了不少。（例如本書第一二五——一二六頁是我補譯的。）他如原書上有而譯本上還沒有的註釋，以及不通行或不統一的譯名，也給增補或改訂了。甚至連譯稿上潦草得使手民先生看不清楚的字，爲避免誤植計，我都爲它重

寫了一道。

此外，我認為原書上的一段「小記」，正可以表示這本書的集體寫作方式，特為附譯如次：

『費邊協會，屢次舉行過一系列的演講，而在它們悠久的生命中，曾經編刊成籍者，僅兩三次而已。——費邊文集（Fabian Essays）第一集，前已於一八八九年出版，需購者至今未絕。現在，這一本書，係以演講中未經付刊卻似為最特出的一系列為根據而編成。不過這大部分卻也已經切實地重訂過，有的甚至曾替這個單行本改寫過。還有韋勃氏的那一篇，則是根據他自己許多次的演講而寫下的。』

黃 峯 記于劉羣逝世週年紀念日的晚上

目次

序言	一
後序	三
第一篇 資本主義能夠永存嗎？（G·H·D·柯爾）	一
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崩潰之理論的檢討	一
二 兩種現實的局面	七
三 資本民主主義的各國	一〇
四 藉助於法西斯主義的較脆弱的資本主義各國	一九
五 選擇世界戰爭歟？抑選擇社會主義歟？	二六
六 我們的迫切任務	三三

第一篇

經濟國家主義能夠通行得下去嗎？（A·薩爾脫）

四二

一 論題的發端

四二

二 我對於經濟國家主義的理解

四三

三 國際政府之性質上的檢討

四四

四 戰前舊制度對於控制現代國家的經濟勢力之分析

四五

五 新政策的提出

四六

第二篇

獨裁制度的回顧與展望（W·斯蒂德）

四六

一 獨裁制度怎樣在歐洲出現？

四六

二 意大利獨裁主度的發生及發展

四七

三 德國獨裁制度的崛起

四七

四 獨裁制度以後將如何呢？

四八

第四篇

蘇聯社會主義的前途（S·韋勃）

四九

一	對蘇聯態度的新改變·····	九
二	蘇聯社會主義的主要基礎·····	一〇
三	什麼是獲取利潤·····	一〇三
四	並非必屬政府所有·····	一〇四
五	蘇維埃形態主要的特徵·····	一〇九
六	新憲法·····	一二
七	領導職務·····	一三〇
八	個人自由·····	一三三
第五篇 第二次世界大戰能夠避免		
	? (P. W. S. 勃萊開脫)·····	一三七
一	西班牙問題的嚴重性·····	一三七
二	西班牙的將來與希特勒政策·····	一三三
三	德國對英國不利的形勢·····	一三六

四	英政府的政策和目標是什麼·····	一四三
五	英國左派之無能·····	一四九
六	怎樣防止法西斯征服歐洲的活動·····	一五九
第六篇 人類永存的計劃(上·霍格本)		
一	人類能够永存嗎?·····	一六二
二	人口的生長和衰退·····	一六三
三	對於人口過剩論的清算·····	一七一
四	蘇聯的人口問題·····	一七六
五	都市癆血症·····	一七九
六	社會主義計劃的兩種典型·····	一八四

第一篇 資本主義能夠永存嗎？

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崩潰之理論的檢討

在這非常多難的撩亂的今日之世界，只有兩種觀察法可取，即近看和遠看，此外就沒有折中的看法，這種折中的看法，也就是我之所謂中景的看法，因此，在回答「資本主義能夠永存嗎？」這個問題時，不妨用最近的將來那樣的措詞，同時估計資本主義對於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瀰漫於全世界的恐慌之克服能力；或者不妨再看得遠些，從資本主義因失業而拋棄生產資源並且使我們和他們瀕於戰爭危險之種種顯著傾向方面，設法來衡量資本主義的持久生存的能力。但如果只把握一個中景的看法，以為資本主義在這裏英國或者在全世界範圍裏似乎還有十年或二十年的生命，這種看法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不是

有利的。因為今天，眼前的狀況是這樣地變幻多端，迫使我們不得不回到原理上去，或採取近看的觀察法。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非但保留着尚未解決，並且一年比一年尖銳，而資本帝國主義更是年年不斷地威脅着要用普遍的戰爭把它自己及世界撕成碎片。但是我們必須認清：在將來的十年中，資本主義這些自然的傾向是這樣地和一些從屬的傾向交織着，這些從屬的傾向明示着它的自身是日常地在當前世界情勢的混亂之中，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信資本主義的必然沒落，是不成問題的；至於說這最後的危機將於什麼時候或怎樣地到來，或者世界歷史將在什麼時候移轉到它的下一個時代，或者甚至世界情勢在十年或二十年的時期之內，將有些什麼基本的配置，那就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預測的了。

我們社會主義者都深信資本主義不能無限期地永存。其實也決沒有一種制度可以無限期地永存；因為社會和經濟的基本力量沒有這樣一種保得住永恆不變的本性。我們所有馬克斯主義者十分相信，並敢保證資本主義猶如它以前的封建制度一樣，注定了在

某一時候是要崩潰和解體的。但在什麼時候或者怎樣崩潰和解體？那卻是這個問題的饒有興味的部分；也是我要檢討的主要的部分。

依照馬克斯主義者的見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在於它的無能利用日益進步的技術的生產力。它不斷地產出這些力，不斷地擴大世界的技術能力以生產財富，不斷地在人類面前閃爍着確實富庶的光景。但是儘管生產力加速度的前進，資本主義世界的大部分人類近來並不日漸富裕，反而日趨窮困；並且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一種新的失業——已不僅為季節性的缺乏工作，甚且已不是要求勞動上週期的漲落，而是一種長期性的失業，為了資本家的要求，把有用的勞動力變成了多餘，把身強力壯的工人棄為塵芥，把他們的繼續窮困置之不理。這都是因為資本主義不能使得他們的手製的生產品成為有用。

馬克斯老早就預測到：這是一定會實現的。將近一百年前當資本主義尚在急速地調節戰勝封建制度的時候，他就預見到它的大量的發明必將招來它的失敗的結局；因為在資本主義秩序的限制內，它將變成不可能替這個制度在技術上力能生產而日益膨脹的

財富找到消費者。他預見到危機的日益增大，即生產力的絕對擴張和消費量的狹隘限制之間，抵觸愈甚。他把握到資本主義不能容許消費和生產保持同一步調，因為商品的缺乏乃是營利的必要條件，並且因為它的本性是積累的，所以它經常留心於投資在生產手段較之通過消費市場找銷路者爲多。生產手段——主要物品——除非它們最後產生一個消費品的更爲廣大的流通，否則是有用的。積蓄和投資，若是不服役於將來的消費，那簡直是浪費。接着消費的意志和權力若是不擴張到足能取盡市場上所有生產資源所能生產的物品，則失業和恐慌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工廠和工人因為缺乏有利的市場而致賦閒；這制度是能恢復而且能有新的進步，但這祇有在把無用的生產力作一大清算的時候，那就是說，當許多動力設備被廢棄，許多商行被迫而倒閉，無數的工人和技術家們被拋在他們的職業以外，等到恐慌終於結束以後，再找機會復業，並且即令是在這樣的時候，大概也將發現他們的熟練是陳舊了，而他們最好的希望僅能幹不熟練的勞動，倘使確有某種工作依然開放着在等候他們的話。

馬克斯早就看到了資本主義命中注定的這種因果。而且差不多一百年來，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曾經有過一個愉快的時期反駁他。他們說，自馬克斯初次宣佈資本主義的矛盾性以後，資本主義卻有着它的巨大進步，因此他們以為由於這個事實，證明着馬克斯理論的錯誤。他們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非但不感受日漸貧乏的痛苦，反而在物質上日益趨於佳境；他們指出消費品的市場將無疑地大量擴張，然而當他們無力否定資本主義循環恐慌的連續傾向時，他們就狡辯着說，等到有一天，這些恐慌——並不是如像馬克斯所預言的那樣地日益嚴重——而在實際上日漸弛緩，勞資兩方所負痛苦都日漸減輕。

等到有一天——那就是說等到資本主義鑽進這最近的最毀滅的恐慌，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一九二九年在華爾街首先爆發的世界恐慌比以往任何一次的恐慌都要酷烈，因而在我們社會主義者以及受打擊而驚惶的事業家們，當時引起了一種強烈的錯覺，都以為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恐慌。我們現在知道不然；因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接着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受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之間降臨到它身上的打擊之後的動搖，至少

表現了部分的回復，並且資本主義的永存已不祇在一個國家內遭到了失敗。雖然有俄國社會主義的實例在先，但還沒有別的任何國家由於恐慌的結果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即如西班牙的革命和反革命，雖然不能說不是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但不能說是直接歸因於這次的恐慌。

這次恐慌的嚴重可說是空前的；但是資本主義卻並未在它的衝擊之下而崩潰。英國資本主義，美國資本主義，法國資本主義，德國資本主義，以及所有其他較小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荷蘭、意大利、比利時等，依然有力地佔有着她們各自的國家和人民。大資本主義帝國並沒有跌得粉碎；反之，她們之中的某些國家——如日本及意大利——還因新的征服而擴張起來了。清算已在空前的規模上開始；債務被亂七八糟地抵賴了，許多大漢們被擲於資本主義的樂園之外，無數的侏儒們被碾磨得粉碎。但是在每個國家，除蘇聯或者西班牙（但是……）以外，主要的資本主義機構還是照舊。資本主義在近幾年中一件事情表現得顯然確實，那就是它的「堅硬」。它的「堅硬」表現在不止一種性能上，比如它過於堅